

劉詩白文集

第三卷

政治经济学研究

把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课题提出来，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经济运行机制不是按生产关系而发生、发展和向之更易形式过度的规律，也不是按经济模式或经济体制，因为如果将其泛义理解为前者，那么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要研究经济运行机制的理论就没有任何关系。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F-53
:3

劉詩白文集

第三卷

政治经济学研究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谢乐如 程民选 蒋少龙

邵 昱 赖江维

装帧设计: 穆志坚

书 名: 刘诗白文集(第三卷) 政治经济学研究

出版者: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四川省成都市光华村西南财经大学内)

邮编: 610074 电话: (028)7353785

照 排: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照排部

印 刷: 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10

字 数: 2470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 套

定 价: 280.00 元(全套 8 册)

每册定价: 35.00 元

ISBN 7-81055-456-5/F · 357

1. 如有印刷、装订等差错, 可向本社发行部调换。

2.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1986年摄于家中



↑1988年在加拿大哈利法克斯圣玛丽学院进行学术访问，与商学院教授合影

→1987年在新西兰维卡托进行学术访问，中为维卡托大学商学院伍德教授



→1988年在美国田纳西州立大学与经济系学生座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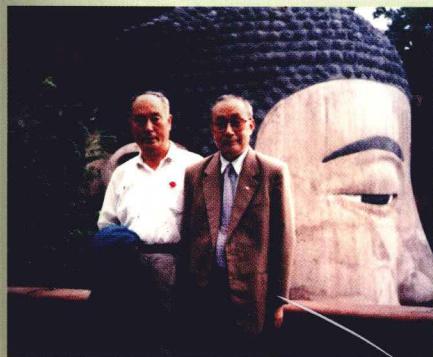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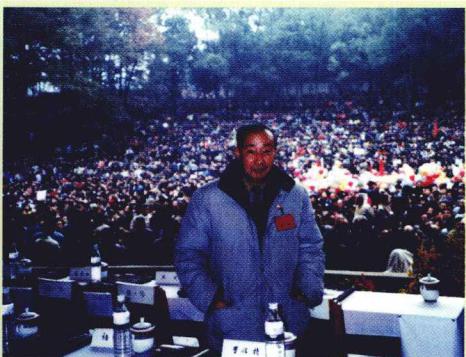
↑ 1998年与《经济学家》编辑部成员在一起。左起：赵磊、程民选、谭晓梅、刘灿、邵昱、蒋少龙、刘家新



← 1993年6月与席克正教授在上海外滩



1994年与谷书堂教授在乐山合影



1993年摄于母校武汉大学100周年庆典主席台上



←1994年在成都与出席海峡两岸经济学家研讨会的博士生合影。左起：刘灿、宫少林、仰融、李义平、魏盛鸿（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教育司长）、韩平（成都市人行行长）、刘诗白、朱胜良、马蔚华、王志刚、李建勇



←1986年在书斋内与博士生合影。左起：傅红春、朱胜良、刘诗白、丁任重、李建勇

→ 1984年与硕士生在一起。后排左起：王立彦、丁任重、孙宝厚、谢平；
下左：李国平（女）



目 录

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	(1)
再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	(20)
全面地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体系	
——有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若干问题	(82)
增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材的中国特色	(113)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运行机制的研究	(120)
经济科学必须加强数量分析	(139)
政治经济学需要数量分析	(145)
中国经济学构建的若干问题	(174)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不断进行理论创新	
——在高校纪念真理标准讨论 20 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	(194)
走向 21 世纪新时期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之我见	(201)
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生、发展和完善	(209)
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征	(285)
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特征	(298)
有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两个问题	(308)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321)
彻底批判“四人帮”的“穷过渡”论	(337)

关于物质利益问题.....	(348)
社会主义生产的本质特征.....	(359)
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与人民财富的最大增殖.....	(362)
关于生产劳动的几个问题.....	(412)
生产劳动的多种形式.....	(428)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	(431)
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	(448)

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①

什么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特别是生产力是不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这是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长期有争论的一个问题。《经济研究》1961年第7期刊登了方文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社会生产方式》一文，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社会生产方式的论点，认定生产力应该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我认为这个意见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下面的一些看法，主要是针对方文同志的文章而提出的。有不正确的地方，希望同志们更正。

(一)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属于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占有最主要的地位。谁都知道，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资本论》便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治经济学巨著。列宁指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就是马克思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证明和运用。”^② 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列宁、斯大林的创造性的理论活动，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恩格斯所创建的无产阶级政

① 载《经济研究》，1961(10)。

② 《列宁全集》，第21卷，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治经济学，使这一门学科成为益发严整和完备的体系。这一门科学，在百年来经过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际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暴风雨的严酷检验，证明它是完全正确和战无不胜的。既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早已经成熟了的、完备的科学体系，那么关于这门科学的对象问题，自然也是早已经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所正确解决了的。因此，我们在考察政治经济学对象问题时，应该以经典作家的思想为准绳。

但是，我认为，有的同志在体会和解释经典作家关于政治经济学对象的思想时，还存在着片面的地方。例如方文同志的文章，一开始便引证了经典作家的话，进行了一些解释，企图证明政治经济学是以社会生产方式为对象的。在我看来，方文同志这些解释是有违经典作家的本意的。

在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过程中，关于政治经济学对象的提示是很多的。从这些提示中可以清晰地看出，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对象的思想脉络是前后一致的。马克思在 1844 年前所写的经济学笔记中就曾指出：“政治经济学——也正如真正的运动一样——其出发点是人对人的关系，是个别的私有者对个别的私有者的关系。”^① 马克思在 1846 年—1847 年写成的《哲学的贫困》一书，就已经形成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变化的科学见解，并且指明了作为政治经济学内容的“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② 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 3 卷，536～537 页。转引自卢森贝：《19 世纪 40 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说发展概论》，80 页，三联书店，1958。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143 页。

序言中，马克思更开宗明义地这样写道：“我照着这个次序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资本、土地所有权、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贸易。”^① 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的经典著作《资本论》——顾名思义，就可以知道这一著作的核心是在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资本对剩余劳动的榨取。由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自从马克思在 40 年代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迄至《资本论》的出版，马克思以生产关系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这一基本思想是始终一贯和越来越鲜明，而在表述上则越来越确切完整的。

方文同志引证了《资本论》第一卷初版序中以下一段话：“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认为这一段话说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研究的不单是生产关系，而是包括生产力在内的生产方式。方文同志对这句话的理解，在我看来并不是正确的。其实，马克思在这里乃是指出《资本论》所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而不是什么其他的经济形态，正如列宁在阐释《资本论》第一卷初版序的基本思想时所指出的：“说到这里，我们首先要指出两件事实。马克思只说到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换句话说，他研究的只是这个形态而不是别的形态的发展规律。”^② 马克思在这句话中特别着重指出要研究的是与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是强调把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如果说，马克思在这里认为《资本论》的对象是生产方式，而

^①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② 《列宁全集》，第1卷，1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生产方式这一范畴已经包含了生产关系，那么马克思为什么紧接着还要说“与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呢？！由此可见，把马克思这一句话，理解为《资本论》、从而政治经济学是以生产方式为对象（包括生产力在内），在我看来是对马克思原意的误解。

何况《资本论》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只要认真研究《资本论》的内容，是不难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的。《资本论》第一卷研究的是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研究的是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卷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可见《资本论》这一著作，就其内容来看，乃是对资本主义生产、交换、流通、分配等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经济关系的全面的科学分析。《资本论》所深刻分析论证了的各个范畴，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因此，《资本论》乃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最深刻最完备的理论分析。《资本论》所展示的伟大范例给我们生动地表明政治经济学是以生产关系而不是以生产力为对象的。列宁对《资本论》的对象更有经典式的说明：“马克思认为经济制度是政治上层建筑借以树立起来的基础，所以他特别注意研究这个经济制度。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就是专门研究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的。”^①

为了证明政治经济学对象中包括有生产力的同志，往往援引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如下一句话：“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②并认定恩格斯在这里提到的“生产”乃是指生产关系

^① 《列宁全集》，第19卷，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② 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86页，北京，人

和生产力的统一，也就是指的生产方式。真的是这样吗？不是。因为恩格斯在紧接着的下文中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所要研究的“生产”与“交换”，乃是指“人类各种社会中生产和交换所借以进行的那些条件和形式，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生产产品分配所借以进行的那些条件和形式。”^① 什么又是恩格斯所指出的“生产”、“交换”、“分配”所借以进行的条件和形式呢？如果我们只是从语义的角度望文生义地来阐释“条件和形式”，当然也可以不费气力地将它解释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二者，但这是无助于我们去了解经典作家的真正思想的。只要我们对《反杜林论》上述引文的前后有关部分进行通盘考察，而不是抓住一词一句，那么我们不难发现恩格斯不只一次提到过的生产的“形式”，乃是指的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形式。就在《反杜林论》上述引文的那一节中，恩格斯明确提到“封建生产形式与交换形式”与“资本主义的生产的及交换的形式”在作为剥削形式上的区别。恩格斯对生产“形式”一词的使用，是与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② 的用法相一致的。至于生产与交换的“条件”，按照马克思恩格斯通常的用法，是指的社会的历史的条件。马克思曾不只一处提到“劳动者失却土地和土地所有权这件事，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的生产的根本条件。”^③ 可见将“条件与形式”解释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二者，并企图由此得出政治经济学的对

民出版社，1972。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③ 《剩余价值学说史》，第1卷，45页，三联书店，1957。

象包括生产力的结论是大可怀疑的。何况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对象的提示，决不仅见于《反杜林论》一书中，早在 1859 年发表的《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恩格斯就指出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是以“说明资本主义生产与交换法则为目的。”^①在该文中恩格斯还明白指出：“这里我们立即得到一个贯穿着整个经济学并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头脑中引起过可怕混乱的特殊事实的例子，这个事实就是：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②。这里岂不是明白告诉我们所谓生产与交换的法则，归根到底是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么！

列宁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的思想，可以从下面一段话集中表现出来：“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决不象通常所说的那样是‘物质的生产’（这是工艺学的对象），而是人们在生产中的社会关系。”^③这样明确地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严格限定于社会生产关系的提法和思想，在列宁的著作中还可以找出许多（这里不再引述），而并不是如方文同志所说列宁的著作中只是“表面看来似乎把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规定为生产关系的”。斯大林更是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④ 认定政治经济学的

①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119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②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123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③ 《列宁全集》，第 2 卷，166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④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55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对象是包括生产力在内的同志，又如何来解释列宁和斯大林这些无可怀疑的明确的提示与表述呢？！难道说列宁与斯大林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的思想是离开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吗？！

由上所述，我们看见，如果在对待经典著作上不是抓住一词半语随意解释，而是认真地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那么我们是看不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那里曾经把“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规定为生产方式”的（即是说将生产力也规定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如方文同志所认定的那样；恰恰相反，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规定为生产关系，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基本的和一贯的思想，而列宁和斯大林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的思想，也正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思想的继承和进一步发展。由此可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是不能找到证明政治经济学要以生产力为对象的论据的。

（二）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所以要以生产关系为对象并不是偶然的，是有其现实的阶级基础的。这就是说，决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关系为对象的，主要在于这一门科学所以产生的客观的阶级基础，在于这一门科学所肩负的阶级的使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无产阶级为实现解放自身以及解放全人类这一伟大历史使命的理论武器，它是一门有着鲜明的党性和阶级性的科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全面考察与剖析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揭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实质和对抗性矛盾，揭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便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最紧迫的需要。而这一任务便不能不由马

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承担。显然地，如果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以生产关系为对象，不以揭露错综复杂和不断发展变化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剥削实质和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的规律为任务，那么它就不可能成为启发、动员和鼓舞无产阶级去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的理论武器，它也就不能显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和革命的”本质，从而它也无从完成它本身所肩负的阶级使命。《资本论》这一部政治经济学巨著，所以是像列宁所指出的，是以“研究这个历史上一定社会（指资本主义社会——引者）的生产关系的发生、发展和衰落^①为其对象和内容，正是由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现实的迫切需要所决定的。

由上所述，可见只要联系着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联系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使命来考察，我们便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它所以要以生产关系为对象，不仅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而且这也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党性及其“批判和革命的”本质之所在。

(三)

主张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力的同志往往持这样的理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二者本身乃是密切结合、不能截然分开的，从而研究生产关系也是不能脱离生产力的，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能说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只是生产关系而不包括生产力。这种论点，乃是用客观事物的互相联系的性质来否定科学的研究对象合理区分的可能性，因而是错误的。

^① 《列宁全集》，第21卷，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